

關於漢語中性指示詞“恁”的研究

賈皓*

目 錄

1. 引言
2. “恁”的語源
 - 1) 以“恁”的韻頭n-展開的語源說
 - 2) 以“恁”的-m韻尾展開的語源說
3. “恁”系指示代詞的句法情況
 - 1) “恁”作狀語
 - 2) “恁”作定語
 - 3) “恁”作謂語和賓語
 - 4) “恁”作主語
4. “恁”的指示功能
 - 1) “恁”距離指示的不確定性
 - 2) 中性指示詞“恁”
 - 3) “這”、“那”的中性指示現象
5. 結論

1. 引言

唐宋時期興起一個指示代詞“恁”，而對於這個明顯的“那”系詞的來源卻眾說紛紜，所以針對“恁”來源及演變過程有必要做一次整理。其次，前人對於“恁”系詞的句法功能的總結都是混雜在一起分析的，而本文認為研究的主體是“恁”的

* 西江大學校 中國文化學科 博士修了

前提下，需要對“恁”單獨使用的情況作主要梳理，輔之以其他“恁”系詞的句法情況，並給出“恁”系詞作各種語法成分的情況，並嘗試解釋了其較少作主語的原因。最後，本文認為有必要對“恁”既可以表遠指也可以表近指的現象進行解釋，並認為“恁”應該是一個根據具體句境而臨時附加遠近意義的中性指示詞，而非含有具體距離語義的中指指示詞。

2. “恁”的語源

1) 以“恁”的韻頭n-展開的語源說

“恁”在《正字通·心部》中這樣解釋道：“恁，俗言如此也。”呂叔湘先生認為：“‘恁’顯然是一個‘那’系的字受‘麼’的影響而帶上m尾。這個‘那’系的字可能跟‘寧’、‘能’有親屬關係，再往上推就接近上古的爾和若了。”¹⁾“寧”作指示代詞的時候通常不單獨使用，而是以“寧馨”的形式出現。“寧馨”是晉宋時期產生的口語性詞語，宋人洪邁將其訓為“若何”的意思。在其《容齋隨筆》中：“‘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²⁾金人王若虛在其《謬誤雜辨》贊成洪邁對於“寧馨”是語助的說法，但不同意將其訓為“若何”而應訓為“如此”，其道：“容齋引吳語為證是矣，而云若何，則義未允，惟《桑榆雜錄》云‘寧猶言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宋人葉大慶在《考古質疑》卷六中認為“寧馨”與“阿堵”同義，相當於“這個”。大慶按《通鑿》注云：“寧字《晉書》無音，世以寧音之，寧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意謂斯言是也。³⁾清人翟灝引如下例子，認為“爾馨”、“如馨”其實與“寧馨”是同一的，即“寧”與“爾”和“如”相通。“《世說》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是爾

1)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商務印書館，2017，pp.282.

2)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p.22.

3)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pp.329.

馨。劉尹因殷中軍遊辭不已，別後乃云：田舍人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鬥戰求勝。爾馨、如馨，皆與寧馨一也。”⁴⁾清人劉淇《助字辨略》中認為“馨”是“並語之餘，不為義也。”清人段玉裁也認為馨只是類似語助之詞，“謂語聲也。晉宋人多用馨字。”蔣宗許在《漢語詞綴研究》中綜合上述看法認為將“寧馨”中的“馨”分析為語助的看法是正確的，並且“寧”解釋為“如此”更為合適。⁵⁾而將“寧”與“恁”聯系起來的是宋人劉昌詩，在其《蘆浦筆記》卷一中“寧馨”一項中記載道“《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為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二說以為兒非寧馨者，觀其語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本文認為劉昌詩的解釋是最貼切的，原因有二：首先，相較於“如此”這種文言的解法，“寧馨”系的詞大多用於口語當中，而“恁”也是宋時常見的口語詞，因此以“恁地”來訓“寧馨”保留了“寧馨”的語義色彩；其二，相較於用“此”這種近指示詞來訓，用中性指示詞“恁”來訓同為中性指示詞的“寧”更為合適。⁶⁾

依據呂叔湘先生的意見與“恁”有另一個親屬關係的是“能”。“能”興起於魏晉南北朝，晚於晉宋時期使用的“寧”。鄧軍在其《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將“能”字劃分為中指指示詞，他認為“中指指示詞兼有近指、遠指兩種性質，或介於近指、遠指之間，大多用於指示性狀、程度等。”⁷⁾張相在其《詩詞曲語辭彙釋》

4) 翟灝，陳志明編校，《通俗編·下》，東方出版社，2013，pp.616.

5) 本文並不認同將馨解釋為完全的語助（詞尾或後綴）。由於主要探究的是“寧”與“恁”的關係，故在腳注部分提出異議。理由有如下兩點，1.非語助情況使用的存在。“馨”除了與“寧”、“爾”、“如”緊密聯合使用的情況，其中間有時還會插入其他部分。比如《世說新語·品藻》中的“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再如唐範攄《雲溪友議》引陸暢《雲安公主出降雜詠·坐障》中的“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2.“馨”字有時也寫作“形”，如：爾何以作爾形語？，“形”很有可能才是本字，而“馨”只是個借音字。（例句引自：蔣宗許，《漢語詞綴研究》，巴蜀書社，2009，pp.216.）

6) 中性代詞區別於中指指示詞，是一種只有指示功能而沒有距離語義的代詞。本文將在後文中對“恁”的中指性進行詳述。

7) 鄧軍，《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p.243.

卷三中道：“能，摹擬辭，猶云這樣也”。如張九齡《庭梅》中的一句：“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何能早，也就是為何這樣早。他還補充道：“甚辭，凡亦可作這樣或如許解而嫌其不得勁者屬此。”並舉例杜甫《贈裴南部》一詩：“獨醒時所嫉，辜小謗能深。”解釋“謗能深”為“猶云謗何深或謗殊深也”。“能”通常作為狀語用於動詞、形容詞前，表示程度、情狀。唐時期，“能”以“能地”、“能底”等形式出現，並多見於詩詞與俗文學作品。⁸⁾而“能”和“寧”在宋元時語音是相通的，《說文》中“寧，願詞也。”徐鉉云：“今俗言寧可如此為‘寧可’。”《廣韻·四十三等》有“能”字中提到“夷人語，奴等切。”，具體例子如蘇軾的《六和寺沖師闌山溪局水軒》中道：“出山定被江潮澗，能為山僧更少留。”張相將“能”理解為“寧可”，即“出山寧可留山也”。而“能”與“寧”在語音上更直接的對應則如《趙氏孤兒》中的“能可在身兒上討明白，怎肯向賊子行捱推問”。“寧”和“能”不僅在古代文獻中可以互證，在現代方言中其痕跡也有所保留。如台州人讀“寧”如“能”，“寧波”讀成“能波”，“寧可”讀作“能可”；而以入聲讀“能”時，解為“如此”義，即“寧（能）好”就是“如此好”的意思。⁹⁾蔣禮鴻在其《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認為，“‘恁’、‘能’在語源上應該是同一個詞兒。”並且他以現在浙江平湖一帶方言作為例證，“說‘這樣’時仍用‘能’字。六朝時說‘寧馨’、‘爾馨’，應該是這個‘能’字的前身。”¹⁰⁾

而關於“能”來源，王力先生認為其源自“爾”，他認為“能”、“能爾”、“能許”、“能樣”、“能底”、“能亨”、“能地”、“能箇”、“如許”、“爾許”等，略等於現代漢語的“這麼”、“那麼”。並且他將“寧馨”看作是“寧”破裂而形成的。並認為“寧馨”、“能亨”、“爾許”、“寧許”、“能許”等都是一聲之轉（雙聲或疊韻），所以它們代表著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方言。王力先生的看法，雖然十分概括並不能給“恁”的來源變化提供指導。而呂叔湘先生則認為，“能”應該與“若”的關係更緊密。但是鄧軍認為盡管上古時期“爾”、“若”同源，但是呂先生的看法缺乏文獻

8) 鄧軍，《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p.244.

9) 方山，《晚風散語·關於筆記的筆記》，作家出版社，2006，pp.150.

10)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華書局，1960，pp.188.

支持，並且從“能許”與“爾許”語音對應，還有上面提到的“寧馨”與“爾馨”的語音對應情況來看，“能”來自於“爾”的可能性更大。¹¹⁾綜上所述，“恁”的源頭是“爾”，其直接來源為“寧”和“能”，其變化路徑為“爾 (n₂ziē)”到“寧 (nieŋ)”到“能 (nəŋ)”再到“恁 (n₂ziēm)”。¹²⁾

2) 以“恁”的-m韻尾展開的語源說

首先根據上一節呂叔湘先生提到的“恁”所帶有的-m尾常常體現為“麼”。王力先生認為在宋元的詞曲裏，“恁麼”只寫作“恁”（或寫作“惹”），也有在“恁”字後添加詞尾“的”的情況。¹³⁾馮春田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在宋代“恁麼”可以與“恁”、“恁地”、“恁的”等互換，並且“恁”應當看作“恁麼”的減縮形式。¹⁴⁾所以“恁麼”也就是“恁”的一種變體。由這個韻尾出發，志村良治將“恁麼”的變化路徑描述如下：唐代的“異沒”到五代的“與摩（興摩）、伊摩”再到“任摩”“恁摩”，而“恁”則是到宋代書寫方式。並且他推測“恁摩”是以廣州為中心發展出的指示副詞。¹⁵⁾另一位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也持有相似的意見，他認為“伊摩”之所以是“異沒”之後的標記法是由於用相較於用“異”，用“伊”則與原義更為接近。“異”則是實際的發音。而“伊”又受後面“麼”（或“摩”）的影響而變為im (iam)，這也就是發展出了“任摩”這一標記法。但是對於“伊”是影母字而“任”是日母字的這一現象，太田辰夫認為這是由於華南方言音所引起的。¹⁶⁾除了方言的解釋外，周法嵩先生認為“與麼”和“恁”是同源詞的原因在於日紐n₂z-的n₂-九世經時已經失落，因此與‘字開頭的i-就變的十分相近了。¹⁷⁾“任”之後又作“恁”字，“摩”寫作“麼”，由此解釋了“恁麼（恁）”的演變。蔣冀騁、吳福祥將上面一系列詞歸為中

11) 鄧軍，《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p.245.

12) 本文括號中的單獨標出的擬音均採用王力先生對廣韻的擬定結果。

13) 王力，《漢語史稿·中》，中華書局，1980，pp.286.

14) 馮春田，《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pp.140-143.

15) 殷樹林；孫連剛，《現代漢語參考資料精選》，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pp.317.

16) 太田辰夫著；江藍生等譯，《漢語史通考》，重慶出版社，1991，pp.141.

17) 馮春田，《近代漢語語法問題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pp.262.

性指示詞，並援引梅祖麟意見認為“異沒”、“熠沒”、“與麼”、“伊麼”、“任麼”其實是同一個詞，只是寫法不同而已。源自南方，亦見於敦煌變文，與南方的表“如此”義的“爾”有關。¹⁸⁾而關於“麼”的來源，梅祖麟認為與晚唐時期表示“什麼”的“是物”、“是沒”有關，他認為“表示‘什麼’的‘是物’、‘是沒’的‘沒’擴充用法，變成一般性的指示詞的後綴，兩者結合，寫作‘異沒’、‘與麼’、‘任麼’等。”¹⁹⁾²⁰⁾但事實上將“麼（摩）”分析成後綴也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存在“麼（摩）”單獨使用表示“任麼（摩）”、“與麼（摩）”的情況，比如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的“慈親到沒艱辛地，魂魄子時早已消。”

對於“恁”系字詞性的歸類方面，梁銀峰贊同蔣冀騁、吳福祥等人的意見，將其歸類為“中性指示詞”這一框架中。那些近指、遠指都可以實現的指示詞就是中性指示詞，並且這類指代詞大多指稱性質、方式、程度、樣態或情狀的一類，“恁”系字是近代漢語中的典型，其中有“異沒、熠沒、伊麼、與麼、任麼、恁麼、恁、恁地、恁底”等。而將指示“中性指示詞”含意闡明的是陳玉潔，她通過分離指示詞的指示功能與附加語義，從指示功能的角度做了定義。²¹⁾關於“恁”是中性指示詞而非中指指示詞這一論題，本文將在後面章節詳述。

從句法結構的角度將“任（恁）麼”與“與麼”聯繫在一起，並證明了它們之間的繼承關係的是馮春田，他的結論中認為“任（恁）麼”和“與麼”所出現的位置一致，在謂語、名詞修飾語、動詞修飾語和形容詞修飾語的位置上；而另一個由“只”和“麼”結合而成的“只麼”只在動詞修飾語和形容詞修飾語的位置上出現。²²⁾

18) 孫錫信，《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研究述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pp.276.

19) 蔣冀騁；吳福祥，《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pp.397.

20) “沒”，“摩（磨、麼）”可以與“只”組合為“只沒”“只摩”（這麼）、與“什（是、甚）”組合成“什沒（摩）”，還可以與“熠（熠）”、“尹”、“與”、“任”等組合成“~沒（摩）”類詞語。這類指代詞相當於“這麼”或者“那麼”，表示非固定的近指或者遠指。“~沒（摩）”中的“沒”的來源是“物”（入聲字），其變為平聲後為“摩（磨）”，最後採用一個非常用字“麼”。（馮春田，《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pp.138-139.）

21)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129.

22) 馮春田，《近代漢語語法問題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pp.255.

綜上所述由“恁”的-m尾出發，可以認為“爾”是“恁（麼）”的最初的源頭，其後經過了唐“異沒 (jǐə muət)”到五代的“與摩 (jǐo mua) / 興摩 (jǐo mua)、伊摩 (?i mua)”再到“任摩 (ŋzǐēm mua) ”“恁摩 (ŋzǐēm mua) ”並最終發展為宋代的“恁麼 (ŋzǐēm mua) ”。

將上面兩種語源說整理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1. “恁”兩種語源說的演變過程

語源說	“恁”的演變過程
以“恁”的韻頭n-展開的語源說	爾 (ŋzǐe) → 寧 (niŋ) → 能 (nəŋ) → 恁 (ŋzǐēm)
以“恁”的-m韻尾展開的語源說	爾 (ŋzǐe) → 異沒 (jǐə muət) → 與摩 (jǐo mua) / 興摩 (jǐo mua)、伊摩 (?i mua) → 任摩 (ŋzǐēm mua) 恁摩 (ŋzǐēm mua) → 恁麼 (ŋzǐēm mua)

綜合上面兩種語源說本文認為，“恁”最初的源頭為“爾”並且是受到南方方言詞影響而產生的方言詞。

3. “恁”系指示代詞的句法情況

正如之前所述，“恁”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恁麼”的縮略形式，並由“恁”後添加其他成分形成了諸多不同的形式。在宋金時代，出現了“恁”、“恁麼”、“恁麼”、“恁地”、“恁的”、“恁般”、“似恁”等詞，金代的《董西廂》中“恁麼”以外的其餘“恁”系詞都能找到實例。王力先生認為“恁的”到了《水滸傳》中寫作“恁地”，因此認為恁系代詞的發展順序為由“恁麼”到“恁”再到“恁的”最終到“恁地”。但是根據香坂順一的考證，“恁地”在金代《董西廂》中就已經可見了。²³⁾下面將前人未涉及的對單獨使用的“恁”，以及“恁”系詞代表“恁麼”、“恁地”的句

23) 香坂順一著；植田均譯；李思明校，《水滸詞匯研究·虛詞部分》，文津出版社，1992，pp.36.

法情況進行自省式分析。

1) “恁”作狀語

“恁”作為狀語，使用在形容詞、動詞、以及動詞詞組前，表示指示的同時，對程度起加深的作用。通常翻譯為“這麼”、“這樣”、“那麼”、“那樣”。

(1) “恁”用在形容詞前：

- [1] 碎翦黃金教恁小。都著葉兒遮了。(宋·辛棄疾《清平樂》)
- [2] 誰恁多情憑向道，縱來相見且相憶。(宋·柳永《滿江紅》)
- [3] 情知須病，奈自家先肯。天甚教伊恁端正。(宋·歐陽修《洞仙歌令》)

“恁小”就是“那麼小”。“恁多情”也就是“那麼多的情”，“恁”修飾形容詞“多”。“恁端正”就是“這麼端正”。通過“恁”的使用，都對形容詞的程度進行了加深。

“恁麼”、“恁地”等修飾形容詞的例子有：

- [4] 李世英進墨，每一圭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四朝聞見錄》乙)
- [5] 雪壓風欺恁地寒，剗地清香噴。(宋·曾覲《蔔算子》)

“恁麼大，將如何把？”即“這麼大，將要如何拿？”，“恁麼”修飾形容詞“大”。“雪壓風欺恁地寒”就是“被雪壓被風欺負感到如此寒冷”，“恁地”修飾“寒”表示程度之大。

(2) “恁”用在動詞前：

- [6] 幹淨不如休。休時只恁愁。(宋·沈端節《菩薩蠻》)
- [7] 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宋·柳永《鶴沖天》)

[8] 誰知憔悴，對花空恁思憶。（宋·曾覲《念奴嬌》）

“恁愁”中“恁”修飾動詞“愁”，是“那麼愁”的意思。“恁摧挫”中“恁”修飾動詞“摧挫”，那就是那麼“那麼折磨”。“恁思憶”就是“這麼思念”的意思。

“恁麼”、“恁麼”等修飾動詞的例子有：

[9] 張三裹帽新有錢，富漢不是恁麼做。偈頌二百零五首。（宋·釋正覺《偈頌二百零五首》）

[10] 天童恁麼道，不入深村入荒草。（宋·釋惟一《偈頌一百三十六首》）

“恁麼做”即“那麼做”，“恁麼”表示“做”的方式。“天童恁麼道”即“天童這麼說道”，“恁麼”修飾說的情狀。

“恁”用在動詞詞組前：

[11] 想韶顏非久，終是為伊，只恁偷瘦。（唐·歐陽炯《賀明朝》）

[12] 怪底寒梅，一枝雪裏，直恁愁絕。（宋·辛棄疾《永遇樂》）

[13] 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宋·柳永《鶴沖天》）

“只恁偷瘦”即“只是那樣悄悄變瘦”，“偷瘦”為副詞和動詞組成的短語，“恁”修飾動詞短語。“恁愁絕”就是“那麼地愁”，“恁”修飾動詞“愁”，“絕”是愁的補語。“恁偎紅倚翠”就是“那麼靠著紅和翠”，這裏“紅”和“翠”分別代表美麗的女人，所以“恁”修飾“偎紅倚翠”這兩個動賓詞組。

“恁地”修飾動詞詞組的有例如下：

[14] 自家醒了，不成得恁地埋頭。（宋·葛長庚《水調歌頭》）

2) “恁”作定語

“恁”作為定語起指示作用，位於名詞或名詞性詞組之前。通常可以翻譯為“這”或“那”。²⁴⁾如：

[15] 東風次第有花開，恁時須約卻重來。（五代·馮延巳《憶江南》）

[16] 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宋·陳亮《瑞雲濃慢》）

[17] 度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

（明·《金瓶梅》十五回）

第一句中，“恁時”也就是“那時”的意思，“恁”作為定語修飾名詞“時”。第二句中“有恁嘉瑞”也就是“有這美好的兆頭”，“恁”修飾名詞“嘉瑞”。在第三句中，“自古有恁說”中的“恁”修飾名詞“說”，翻譯為這種說法。關於“恁”作為定語修飾名詞，魏紅認為早期的“恁”基本都以“恁時”的形式出現，通常只限定時間關係。²⁵⁾這樣的例子還有如下：

[18] 恁時得氣力，思量我。（唐·呂岩《失調名》）

[19] 恁時節，漫夢憑夜蝶，書倩秋鴻。（宋·朱敦儒《醉思仙》）

“恁”系類的詞中除了“恁”單獨使用外還有以“恁麼”、“恁地”等修飾名詞的情況，表示“這樣的”或者“那樣的”。如：

[20] 恁麼時須辨幾微，恁麼處須明的當。（宋·釋正覺《偈頌二百零五首》）

[21] 正當恁麼時，我手何似佛手。（宋·釋惟一《偈頌一百三十六首》）

24) 對於“恁”的分類方法採用《中古虛詞語法例釋》（董志翹、蔡鏡浩著，《中古虛詞語法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pp.384-388.）中的一部分意見，並對其進行適當擴充和修正。

25) 魏紅，《明清山東方言特殊語法詞研究》，齊魯書社，2012，pp.28.

[22] 著甚情惊，更當恁地時節。（宋·周邦彥《滿路花》）

“恁麼時”就是“那樣的時候”，“恁麼處”就是“那樣的地方”，“恁麼”分別限定名詞“時”和“處”。第二句“恁麼時”與“恁麼處”相同。最後一句中的“恁地時節”即“那樣的時節”之意。

3) “恁”作謂語和賓語

“恁”作謂語和賓語，稱代某種情況、動作和性狀。可以翻譯做“這麼”、“這樣”、“那麼”、“那樣”。

(1) “恁”作謂語

[24] 長恁。年年三月病厭厭。（宋·歐陽修《定風波》）

[25] 憶當初、是誰先恁。（宋·歐陽修《夜行船》）

“長恁”即“常常這樣”，“長”是副詞修飾作為動詞的“恁”，“恁”指後句沒到三月病厭厭的狀態。“誰先恁”即“誰先這樣”，副詞“先”修飾動詞“恁”。

“恁麼”、“恁地”做謂語的有如下：

[26] 聖賢三教不異門，昧者勞心休恁麼。（唐·呂岩·《窯頭坯歌》）

[27] 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何也？（《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休恁麼”也就是“不要那樣”，副詞“休”否定動詞“恁麼”。“孟子恁地”即“孟子那樣”，是主謂結構。

(2) “恁”作賓語

[28] 如恁。如恁。北海神龜暢飲。（元·王哲《如夢令》）

[29] 交君稍悟水中金。不肯荒郊做恁。(元·王哲《西江月》)

宋詞裏面尚未發現“恁”單獨做賓語的例子，做賓語時常常是以“恁麼”、“恁地”的形式出現，如：還有何人肯恁麼(宋·吳芾《贈張發》)。到了元代可以看到不少“恁”單獨做賓語的情況。“如恁”就是“像這樣”，還有更典型的例子就是“不肯荒郊做恁”一句，“恁”是“做”的賓語。

“恁麼”、“恁地”做賓語的情況例子有：

[30] 會做麼，是恁麼。(元·王哲《迎仙客》)

[31] 似恁地、深情密意如何拚。(宋·柳永《安公子》)

“是恁麼”中的“恁麼”作判斷詞“是”的賓語，意思是“是這樣”。而“似恁地”則是“恁地”作“似”的賓語，意思是“像這樣”。

4) “恁”作主語

“恁”可以單獨作主語，表指代關係，與指示詞“那”的意思類似。但是用例非常少並且出現時間較晚。

[32] 恁是一陽來復後，梅花柳眼先春發。(宋·王炎《滿江紅》)

[33] 十三弦裏聲聲怨，恁是何人？(清·張晉《醜奴兒·聽箏》)

“恁地”作主語的有：

[34] 恁地卻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

(《朱子語類卷》 卷四十九)

“恁是一陽來復”也就是“那是春天來了”的意思，“恁是何人”即“那是什麼人”。

“恁”作主語的話，限定條件比較多，只能用作判斷句的位置上，這和中文中的指示代詞只能指別而不能替代的特性有關。同時也可能受到指示代詞“這”、“那”的影響，梅祖麟就提出“這”和“那”在唐代產生以後一直只能定語，不能做主語。晚唐五代用“這個”、“那個”，宋代的時候產生“這底”、“那底”可以用作主語。這種情況持續到元末，而在江南地區“這”、“那”在《朱子語類》的宋代已經可以作主語了。²⁶⁾又因為“恁”是個多見於南方的指示代詞，也就說明了“恁”作為主語少見的情況了。這與鄭淑花考察的“恁”系字語法功能的分布統計中“恁”較少作主語的情況吻合。²⁷⁾

4. “恁”的指示功能

1) “恁”距離指示的不確定性

通過以上對“恁”系詞的來源和句法功能分析可以發現“恁”既可以理解為近指代詞“這”也可以遠指代詞“那”。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中對這一現象做了如下敘述：“在唐宋人的語錄裏，已經有了‘恁麼’這樣一個形式。從語音上看，‘恁麼’就是後代的‘那麼’，但在最初的時候，‘恁麼’既可以表示‘那麼’，也可以表示‘這麼’”。²⁸⁾呂叔湘先生的意見，“任（恁）麼”屬“那”的一系，但“兼有這麼和那麼之用”。謝奇勇也認為“恁”當做指示代詞使用，也是以遠指為常，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存在區分不清近指和遠指的情況。²⁹⁾鄭淑花也贊同王力先生的意見，並且補充道“恁”或“恁麼”直到宋後期至元、明時是還以不確指義為主。³⁰⁾下面看一下具體的例子。

26) 梅祖麟，《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0，pp.110.

27) 鄭淑花，〈“恁”的演變及屬性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2，第2期，pp.92-93.

28) 王力，《漢語史稿·中》，中華書局，1980，pp.285.

29) 謝奇勇主編，《湘語研究·第2輯》，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pp.336.

[35] 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個合恁地，那個合恁地，這是反躬。”（《朱子語類》卷八十七）

[36] 在這裏時是恁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賓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朱子語類》卷八）

[37] 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第一句中的“恁地”同時和“這個”以及“那個”對應，所以前一個翻譯為“這樣”後一個翻譯為“那樣”。第二句中的“這裏”與“恁地”對應，“那裏”與“彼”對應。所以此句中的“恁地”表示“這樣”。第三句中，“外面恁地”與“中心不如此”成對應，“恁地”表“如此”義。由此可見，“恁”看起來確實具有同時表示遠近兩種完全不同距離意義的功能。對此香阪順一提出了疑問，他認為從漢語的特點來看，文言詞表示近指（“這”），也表示遠指（“那”），而近代漢語口語詞在通常情況下近指和遠指不是以相同的詞來表示的，並且他強調“恁麼”是個口語詞，既表示“這麼”，又表示“那麼”，是不自然的現象。³¹⁾但是對於這種不自然的現象他沒有做出具體的解釋。本文認為，之所以“恁”會同時具有遠指代詞“那”和近指代詞“這”的完全兩種相反的意義，是因為其為中性指示詞，而前人將“恁”歸到中指指示詞故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中性指代詞是從代詞指示功能上對“恁”系代詞作的定義，也就是說先有指示功能之後才有距離的意義，遠近意義可以根據句義而臨時附加。而中指指示詞是距離意義是天生附加在代詞上的，所以中

30) 鄭淑花對“恁”系詞的使用頻率做了較為細致的考察，她對《朱子語類》、《五燈會元》、《全宋詞》中的語法功能的分布進行了統計，發現“恁”系字作狀語的情況最多，其次是定語、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則最少。通過統計在《禪林僧寶傳》、《洞山語錄》、《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朱子語類》、《無門關》、《欒城三集卷九》、《全宋詞》中“恁麼”、“恁地”、“恁底”的使用情況，可以認為認爲唐宋時期“恁麼”的使用頻率普遍高於其他“恁”系詞，“恁地”的使用頻率遠高於“恁底”和“恁的”並且“恁地”在《朱子語類》中使用最多。（鄭淑花，〈“恁”的演變及屬性研究〉，《華師學院學報》，2012，第2期，pp.92.）

31) 香阪順一著；植田均譯；李思明校，《水滸詞彙研究·虛詞部分》，文津出版社，1992，pp.36.

指只能是一種表示不遠不近的意義概念。下節將具體論述將“恁”分析為中性指示詞的原因。

2) 中性指示詞 “恁”

首先提出中性指代詞這一概念的是呂叔湘，他將指代詞分為指示、區別和替代三種功能。呂先生指出，當所指對象存在於言談現場，並且是唯一的同類對象，並且不需要靠與其他對象的區別來辨明其身份時，遠近距離並不需要闡明，因此這類功能的指示被他稱之為不兼區別意義的指示，即中性指示。³²⁾劉丹青則是完全從指示功能的角度對指示詞進行了定義，他認為主要功能為直指，也可用作回指的詞類成分，也就是指示功能才是指示詞的核心。³³⁾王燦龍則認為，指示詞是最初只是為了一般地指稱事物，並不存在嚴格的遠近對立，後來當人們意識到應該標識出事物與表達者之間在空間上的相對位置的必要性，才有了遠指和近指的區別。³⁴⁾Himmelmann則是從語用功能角度出發，不考慮指示的距離意義，將指稱劃分為情景用法、示蹤用法、關聯-回指用法、認同用法和大情景用法。³⁵⁾白恩姬則通過分析古代中國古代的指示詞如“是”，“此”，“其”，“斯”等在《孟子》中的使用情況，揭示了中國古代指示詞不是依據遠近來區分而是通過功能來分化的。³⁶⁾

32) 梁銀峰,《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pp.84.

33) 陳玉潔,〈中性指示詞與中指指示詞〉,《方言》,2011,第2期,pp.172.

34) 王燦龍,〈討論“這”“那”指稱事件的照應功能〉,《語言研究》,2006,第26卷第2期,pp.59.

35) 情景用法指聽、說雙方交際情景中的某個/些對象;示蹤用法指說話人在前文中提到過的某個/些對象;關聯-回指用法指與聽話人已知的某對象具有從屬連帶關係的某個/些對象;認同用法指聽、說雙方特定共同經歷中的某個/些對象;指對於說,聽雙方所屬的言語社團來說“獨一無二”的。(陳忠敏,《吳語研究·第八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8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pp.222.)

36) 白恩姬通過採用Gundel的原形認知圖式(givenness hierarchy)將自然語言對話中的與形態相關的認知形態分為六種,分別是in focus 認知狀態: it → activated 認知狀態: this/that/this N → familiar 認知狀態: that N → uniquely identifiable 認知狀態: the N → referential 認知狀態: 非限定用法的 this N → type identifiable 認知狀態: a N, 揭示

根據陳玉潔的意見，“不兼區別意義的指示”分兩種情況。第一種，如“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聊齋志異》卷七）中的“恁”表示純粹的指示，在存在定冠詞的語言中以定冠詞來實現，並且不需要輔之以手勢動作。第二種情況，輔之以肢體語言指示現場中的多個對象，如：“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五燈會元》）。不論需要動作的第一種情況，還是添加動作輔助的第二種情況，所指的對象已經十分明確，因此不需要區分距離的遠近。所以在有中性指示詞的語言中，可以選擇中性指示詞來表示指稱，“恁”在近代作為一個中性指示詞就充當了這一角色。而沒有中性指示詞的語言中則可能選擇具有距離、生命度、地理特征等語義特征的指示詞來代替，如現代漢語的“這”和“那”。因此，不論選擇近指代詞“這”還是遠指代詞“那”來翻譯“恁”，都在一定程度上將距離意義引入了指示當中。如上所述，指示代詞最主要的作用是要指明所指，區別距離意義只是第二性的。當在沒有中性代詞的語言中，選用遠近指代詞也就意味著必須對事物的距離強迫表態，而影響的遠近指代詞使用的語義因素也很複雜，包括時間距離、心理距離等。同時陳玉潔認為，中性指示詞不能等同於冠詞，因為中性指示詞並不具有句法強制性，而且它們也不必依靠名詞才能使用，甚至可以單獨做句子的主語或者賓語。³⁷⁾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恁”可以單獨做主語的情況。

綜合上述觀點，本文認為對於“恁”兼表遠近兩種意義的情況解釋為語義不清是對“恁”的中指性認識不到位造成的。比如馮田春在其《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援引吳福祥的定義，認為“中性代詞是兼有近指、遠指兩種性質，或介於遠指、近指之間的詞，但又不能截然分成近指和遠指兩種用法”。³⁸⁾中性指示詞具有近指、遠指兩種性質，是根據語境而產生的，而介於遠指和遠指之間則表明

了中国古代指示词中的‘是’，‘此’，‘其’，‘斯’，‘夫’，‘彼’，‘之’，‘兹’各不相同的語法化結果。由於本文僅限於揭示“恁”的基於指示功能的遠近意義的褪色，具體的指示功能的差異不在討論的範圍之中，故此節僅採用白先生將遠近義剔除，對指示詞功能進行分析的觀點。（백은희, <고대 중국어의 지시사 형식과 인지 범주의 상관성>, 《중국어언어연구》, 2016, Vol.0 No.65, pp.391-393.）

37) 陳玉潔, <中性指示詞與中指指示詞>, 《方言》, 2011, 第2期, pp.173-174.

38) 馮田春,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 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0, pp.133.

了其認為中性指示詞是表示距離不遠不近的一類詞，這類有固定距離意義的指示詞應該是被看做中指指示詞，而非中性指示詞。中性指示詞這種遠近均可表示的搖擺不定的語義使它區別於中指指示詞。認為“恁”指示遠近不清的另一個理由是由於中文中不具備英語中的冠詞，在把古代文本翻譯成現代漢語的過程中只能選擇“這”和“那”其中之一，因而認為距離語義是“恁”本身的性質而造成的。

3) “這”、“那”的中性指示現象

在提到近代漢語指示代詞，就一定會提到距離語義明確“這”和“那”，他們的距離語義是否在任何環境中都有所保留，到底語義與功能同時存在的，還是先有指示功能之後附加語義。對於這一點呂叔湘用“弱化”這一描述，表明了他支持前一種看法，他認為“這”和“那”不並舉的時候，“這”的近指性和“那”的遠指性都會弱化成中性。因此，這和那不僅僅是空間，也往往涉及心理，可以認為是觀點的移動³⁹⁾比如：

[38] 這山不就是我們剛才來的那山嗎？這月不就是剛才踏的那月嗎？
(《老殘遊記》第九回)

並且他還補充道“這”和“那”是定冠詞性的。“那”比“這”的用法更常見。比如：

[39] 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朱子語類》卷七)

[40] 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朱子語類》卷四十一)

39)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商務印書館,2017,pp.199.

第一句中的“那事”，“那理”中的“那”只表指示，是距離意義弱化的例子。第二句中，有因其存在典型的現場性且所指明確，故“這”也存在距離意義弱化的現象。

如果單獨使用“這”、“那”可以理解為距離意義弱化的話，那麼按照呂先生的意見對照使用就不應該存在遠近不明的情況。正如在本章第一節將“恁”分析為“這”和“那”兩種指示詞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同句中的連用對照。在《朱子語類》中似乎也存在所謂的“這”表遠指，“那”表近指的情況。如：

[41]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裏有那理。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

[42] 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卻，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卻，都只是閑。（《朱子語類》卷五十三）

第一句中，前半句的“這裏有那理”與後半句的“那裏有那理”對應可知，“這裏有那理”中的“那”在語義上應該理解為“這”。即“那”在非單獨使用的句子中也可以理解為近指義。第二句中，今天是在時間上更近所以對應用“這些”，明天在時間上更遠應該對應用“那”但是依然對應用“這”，表明“這”似乎也可以表示遠指“那”。由此可見，在上面兩個例子與其理解為“這”近指性和“那”遠指性弱化，不如理解為指示詞的指示功能發揮了主要作用，而距離語義是退居其後的結果。如果說“這”、“那”是指示功能與語義分離程度低的指示代詞的話，那麼“恁”則是分離程度高的指示代詞，因此也就可以解釋“恁”依據環境所臨時具有不同距離語義的情況。

5. 結論

本文從三方面對近代漢語指示代詞“恁”進行了研究。首先，關於“恁”的來源，本文整理了學界存在的兩種語源說，分別是由“恁”韻頭輔音n-出發的“寧、能”來源說，即爾”、“寧”、“能”、“恁”的發展順序、另一種則是從“恁”所帶韻尾-m出發的“異沒”系指示詞來源說，即“恁”經歷了“爾”、“異沒”、“與摩(興摩)、伊摩”、“任摩”“恁摩”、“恁麼”、“恁”的發展順序。綜合這兩種語源說本文認為，“恁”最初的源頭為“爾”並且是受到南方方言詞影響而產生的方言詞。其次，本文以“恁”單獨使用的情況為中心並對常用的“恁”系詞“恁麼”和“恁地”的句法功能進行了整理。並得出結論“恁”系詞可以作在名詞和名詞詞組前作定語，在形容詞和動詞前作狀語，也可以作謂語和賓語，並且解釋了其較少作主語的原因。最後，本文對“恁”系詞表示距離遠近不確定的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不應該將“恁”認為是中指指示詞，而是先具有表示指示的功能，距離語義是由具體語境而附加中性指示詞。並在文章最後提出了，遠指代詞“那”表近距離而近指代詞“這”表遠距離的情況，得出了指示詞“恁”與距離語義分離程度高的結論。

參考文獻

書籍

- 陳忠敏, 『吳語研究·第八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8輯』,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
- 鄧軍, 『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翟灝, 陳志明編校, 『通俗編·下』, 東方出版社, 2013.
- 董志翹; 蔡鏡浩著, 『中古虛詞語法例釋』,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 方山, 『晚風散語·關於筆記的筆記』, 作家出版社, 2006.
- 馮春田, 『近代漢語語法問題研究』,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1.
- 馮春田,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 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0.
- 洪邁, 『容齋隨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蔣冀騁; 吳福祥, 『近代漢語綱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蔣禮鴻,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中華書局, 1960.
- 蔣宗許, 『漢語詞綴研究』, 巴蜀書社, 2009.
- 梁銀峰, 『漢語史指示詞的功能和語法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 呂叔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商務印書館, 2017.
- 梅祖麟,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2000.
- 孫錫信, 『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研究述要』,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4.
- 太田辰夫著; 江藍生等譯, 『漢語史通考』, 重慶出版社, 1991.
- 王力, 『漢語史稿·中』, 中華書局, 1980.
- 魏紅, 『明清山東方言特殊語法詞研究』, 齊魯書社, 2012.
- 香阪順一著; 植田均譯; 李思明校, 『水滸詞彙研究·虛詞部分』, 文津出版社, 1992.
- 謝奇勇主編, 『湘語研究·第2輯』,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 殷樹林; 孫連剛, 『現代漢語參考資料精選』,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2014.

趙振鐸, 『中國語言學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7.

中文期刊

陳玉潔, 「中性指示詞與中指指示詞」, 『方言』, 第2期, 2011.

王燦龍, 「討論“這”“那”指稱事件的照應功能」, 『語言研究』, 第26卷 第2期, 2006.

鄭淑花, 「“恁”的演變及屬性研究」, 『畢節學院學報』, 第2期, 2012.

韓文期刊

백은희, 「고대 중국어의 지시사 형식과 인지 범주의 상관성」, 『중국어언어연구』, Vol.0 No.652016.

Abstract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utral Demonstrative “Nen”

Jia Hao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odern Chinese demonstrative pronoun "Ne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on the origin of "Ne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wo kinds of etymolog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namely "Ning, Neng" origin theory which starts from the head consonant letter of "Nen", and another one which starts from the ending "-m" of "nen". Based on these two etymolog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original origin of "Nen" is "Er" and it is a dialect word influenced by the southern language. Second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se of "Nen" alone and collates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 commonly used "Nen" prefixes "Nen Me" and "Nen De". It is concluded that "Nen" can be used as attributive before noun and noun group, adverbial before adjective and verb, also can be used as predicate and object, and also explained the reason why "Nen" is seldom used as subject.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that "Nen" indicates the uncertainty of distance, and thinks that "Nen"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neutral demonstrative, but has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ng first, and the distance semantics i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and adds the neutral indicator.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ase that the pronoun "Na" means the near distance and the pronoun "Zhe" means the far distance which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ixis "Nen" has a high degree of separation from distance semantics.

Key words : Neutral Demonstrative “Nen” , The Origin of “Nen” , Syntactic Environment of “Nen” , Distance meaning, Medial Demonstrative

투 고 일 : 2020. 7. 10. / 심 사 일 : 2020. 7. 15.~ 2020.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0. 8. 20.